

旧事琐忆

□胡 可

回顾过去,常为走过弯路而遗憾,事物的规律性都是事后认识到的。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随着不断的实践而深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战争年代,成为革命军人,开始认识我军的性质;做了宣传员,开始认识我军文化工作的必不可少;接触文艺,慢慢知道文艺的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军队创作人员,开始认识革命作家的使命,并开始感受和摸索文艺创作的规律性和我军宗旨之间、我军纪律性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为人民服务总目标的一致性。

“文革”期间,我改行做了文化行政工作。新时期以来又逐渐熟悉了我军文化工作的历史,并多次参加军内外戏剧作品的评奖,看别人的戏,讨论别人的剧作,于是有了剧作者、观众、评论者多种体验,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对我国文艺工作走过的路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军自建军起就有文化活动。走路唱歌,北伐军传下来的《打倒列强》是一首外国歌曲填的词,旧军队传过来的《射击军纪歌》也是旧填词的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的词甚至不断更新,还有前苏联歌曲填词的《霹雳拍》《上前线歌》等。除了这类军歌,文化活动中大量采用了“五四”以来学校流行的歌曲曲调,如《可爱的秋香》《春深如海》等填写新词,后者还被填词记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同时也把民间小调填写新词来鼓舞士气,如《八月桂花遍地开》等。

再就是演戏。在封闭的农村环境,红军的文化生活只能自己解决。红军中来自城市看过话剧的领导人,便带头编演话剧来活跃部队。这方面的事例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

有了文化活动也就有了负责文化活动的部门,有了领导文化工作的机构,有了文艺会演,有了艺术交流,有了艺术教育,有了付诸文字的剧本,有了用大家熟悉的曲调编的歌剧。小歌剧《亡国恨》一直演到抗日战争初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时期。大批文艺人才汇聚于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红军的文化传统和国统区左翼文化活动得以融合。穷乡僻壤有了各类文艺团体,有了群众文化活动,有了正规的艺术教育,有了作曲家和新歌剧,有了戏曲改革。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党如何领导文学艺术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党中央和各分局都有了主管文化的“文委”。

那时的主要矛盾是,来自大中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对新的服务对象即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弟革命军人还很不熟悉。因此,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开始了我国文艺新的征程。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历史所证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进入新的时期,从战争环境进入和平环境。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服务对象扩大了,有了文艺工作的统一战线,有了国际交流,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已不同于战争时期,党如何改进对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提上日程。此时我军的文化工作已从宣传部门分离出

来,有了各级文化部,但用一般对宣传工作的要求来领导文艺创作的习惯做法仍然继续,这方面产生的矛盾,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我军文艺创作中也就比较突出,以致当党中央为改进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我军文化部门竟有4位同志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异议,担心失去党的领导。记得当年在我军整风座谈会上,总政治部原主任肖华同志曾就此事严肃地指出了当年我军文化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包括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肤浅认识而对文艺创作过多行政干涉的缺点。

军队文化工作中出现这种偏差有其历史的原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把文学艺术作为宣传工具,这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长期革命战争对宣传鼓动的需求形成的“工具意识”,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行程中已根深蒂固。依照“双百”方针来发展我们的文学艺术,则要求改变一些同志已养成的习惯,提高大家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性的认识。这种伴随实践不断提高的认识过程,不久被“反右派”运动所阻断。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贯彻“双百”方针召开了系列会议,又为“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所阻断,直到开始文化大革命。

把文学艺术创作等同于一般宣传工作,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地理解为出题目、提要求、审查把关,而漠视文学艺术作为创造性精神产品的规律性,甚至把创作者的艺术追求视为个人主义。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在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中并不鲜见。而由于长期以来文艺创作理论研讨的缺失,使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矛盾一直延续下来,而突出表现在对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的干预上及一些同志对题材问题的认识上。

题材是作者在生活中随着对周围事物认识的深化而萌发创造欲望的产物,并不是客观存在任人取用的现成材料。但长期以来人们谈论中已将题材理解为所描写事物的类别,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或直指某一事件、某类问题,如辛亥革命、反腐倡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队文艺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中,在写什么题材上遇到的问题最多。战争年代为了宣传鼓动,对象是战士和农村观众,写什么倒没什么限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后面向社会,顾虑就多了。主管文化工作的都是责任心很强的同志,惟恐宣传上产生不良影响,为抓好创作,往往根据自己的体会,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向创作人员提出要求。如“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如“四边四比”(边想边写,边演边改;本单位比,全军比,全国比,全世界比),“集体攻关”等。在题材上把关最严。那时有一种共识,似乎写什么就是提倡什么。如我军的辉煌战果平型关大捷,听说该不该打这一仗上边有不同看法,不能写;又如百团大战,据说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让敌人转过头来对付敌后的八路军,不能写;后来认为平型关、百团大战都应该写了,又因为平型关是林彪指挥的,不能写,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不能写。还有沁源围困战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典型战例,本应大加宣传

的,写出来却不能演,理由是该战斗指挥者是“彭德怀分子”,该地区由某某受批判人物领导,而该战斗受到过林彪表扬,不能演。

以上是在题材问题上由于我们认识的局限而自己束缚了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军内外描写我军历史的文艺作品几乎全被否定,甚至许多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推出的军事题材文学艺术成果也被批为“毒草”,如小说《保卫延安》《红日》,话剧《李国瑞》等都被扣上“文艺黑线”的帽子。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中列举的八条“黑线”论点,就是针对着长期以来探讨文艺创作规律性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只是控诉其罪行,对这一理论是非的争辩竟不了了之。

其实,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讲话》中,作为前提已经讲了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道理,而且讲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根据文艺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提出了“创作上百花齐放,理论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作为《讲话》的重要补充。如能切实贯彻,“文艺黑线”的提法原本是不该出现的。

而文艺创作作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最重要的就是题材的萌发、酝酿和形成过程,这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个人性格、个人情感的关注,个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分不开的。这种个人性质和个人主义是两码事。文艺创作最应该保护和扶植的,就是这种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独创精神。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和独创精神,使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使我们拥有《红楼梦》《阿Q正传》和《雷雨》《日出》。这些作品都独一无二无法仿作。“文革”前后,长期把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当作“黑线”来批,把创作上的个人追求当作个人主义来批,使我们走了多么久的弯路。

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正反实践的检验,终于使更多的人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79年10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辞》,祝辞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对我国文艺队伍的诬陷,重申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他根据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着重讲了正确理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并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段话博得了全场长久热烈的掌声。这段话使新中国成立以来长久困扰着我们的、特别是党提出“双百”方针以来长期纠结不清的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

此后,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我军的文艺创作变化最为明显,表现在:

一是题材的解放。我党我军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许多重要人物陆续进入军队文艺家们的视野,带来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大解放。这类作品由小说、戏剧开端,并带动了电影和电视剧;二是对题材认识的深化。军队文艺家们的思路更为开阔,已彻底摆脱为单纯宣传目的去写事件、写问题的老路;三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力出于对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的关注,即使描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是用以表达作家的感悟、认识,感染震撼读者、观众的心灵,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文尚武的民族,这种优良的文化基因历经千载,代代传承,生生不息,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传统军事文化,其中浩繁多姿、灿若星辰的军旅诗词就是镶嵌在这座巍峨军事文化大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由总政宣传部组织编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军旅诗词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正式下发全军部队。《选编》在历代军旅诗词宝库中精选上至先秦两汉,下至宋元明清的军旅诗100首,文本编排体例简约明快,装帧朴素淡雅,犹如一股涓涓清流注入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时代浪潮中。

对血火交融战争风云的诗意图唱。诗词与战争血脉相连。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烽火连天,旌旗猎猎……惨烈雄壮的战争场景是军旅诗雄浑豪放的创作源泉,一首首或昂扬激越,或慷慨悲壮的军旅诗词绘就了中华民族绵延发展长河中气势磅礴的战争画卷。屈原的《国殇》以近景和特写的表达手法再现了强敌如云、流矢纷飞,两军短兵相接的惨烈场景,犹如置身于战国时期秦楚争雄的肃杀氛围。东汉崔骃的《安丰侯诗》一气呵成,描绘了战马嘶鸣、金鼓震天、浩大宏阔的战斗场面,渲染了安丰侯雄壮的军容声威,刻画了将士们骁勇善战、奋勇杀敌的勃勃英姿。《选编》收录的《代出自蓟北门行》《从北征诗》《从军行》《雁门太守行》《破阵子》《金山凯歌》等诗词都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征讨叛逆、平复边乱、收复失地、安定天下、统一社稷等波澜壮阔的战争景象,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疆拓土、民族融合、革新进化的伟大历程,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古人关于政治与军事、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战略与战术等军事思想和智慧。所以说,历代军旅诗词既是诗歌,又是历史;既是艺术,又是军事,是军事和历史的内容与诗词艺术的形式高度完美的统一。吟诵研读军旅诗词,除了能给人以艺术上的审美愉悦,同时也能获得诸多怎样看待战争、面对战争的启迪和思考。

对历代将士精神气质的讴歌褒扬。诗言志。“志”者,理想、精神、气节和情操是也。历代军旅诗词因其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可谓多姿多彩、各领风骚,但其共性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对历代将士效忠国家、舍身取义、抵御外侮、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等高尚节操和豪迈气概的讴歌褒扬。荆轲的《易水歌》表现了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下定必死决心的献身精神。阮籍的《咏怀》开宗明义,好男儿应有吞吐八荒的凌云壮志,御敌卫国理当毫无杂念,彰显了军人轻身重义、以身许国的气节操守。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把青海湖、祁连山、玉门关这些相距甚远的地理标志集成在一个宏大画面之中,视野开阔、气势磅礴,强烈地衬托了边关将士“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战斗生活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必胜信念。《选编》还收录了很多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曾经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矢志报国,浴血疆场而无怨无悔。“军旅之事,以气为主”。历代军旅诗词吟咏的是军旅之事,发散的是军旅之气。这里的“气”,有人称之为“悠远的军魂”,我理解就是以忠诚、爱国、骁勇、牺牲、必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武德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军事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军事领域的诗意图表现形式。

对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启迪滋养。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文化是军队的软实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一定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一支文武兼备的军队也一定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军队。我军是一支始终重视文化建设的人民军队,也是注重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既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统帅,也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军旅诗人。毛泽东的军旅诗词,既是对传统军旅诗词艺术形式的继承,也是对传统军旅诗词精神境界的超越。由具有超凡谋略和诗人情怀的军事统帅指挥若定的军队不但是威武之师,也是文明之师,面对内外强敌而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历代军旅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实现“强军梦”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选编》下发全军部队,是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实现强军目标指示要求的有力举措和实际行动。要把历代军旅诗词作为涵养和促进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紧密结合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结合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核心价值观培育,结合军营文化建设,广泛开展学习和诵读历代军旅诗词活动,大力弘扬军旅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武德精神,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人文素养,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激励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让历代军旅诗词走进军营文化生活,在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没有革命精神支撑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没有血性的军人很难保持冲锋的姿态。如今的青年官兵,没有切肤之痛,再加上对中华民族的灾难屈辱史了解不多,很难激起练兵打仗的豪情。我们集团军组织官兵开展“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缅怀仪式,特别是组织官兵观看《南京!南京!》《甲午海战》《圆明园》等影视作品后,很多官兵都义愤填膺地说:要苦练杀敌本领,争做信息化战争的排头兵,再也不能让亲人受伤、国家受难。文艺作为职能使命教育和形势战备教育的拓展和延伸,既要大讲我军辉煌史,更要大讲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时刻警醒官兵勿忘国耻家仇,在雪耻意识中培养骁勇之风。

学典型矢志打赢

典型不仅是荣誉的获得者,更是高贵精神品质的模范践行者,他们身上凝聚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引领时代风尚的精神标杆,是文艺创作的风向标。

在优秀军事文艺作品的感召下,凝聚的将是军心士气,催生的则是打赢能力。军队文艺要弘扬英雄主义旗帜的本质属性和铿锵旋律,始终走在宣扬优秀典型的前列,在文艺创作中升华典型,在宣扬典型中繁荣文艺,以优秀军事文艺作品鲜明的思想性来弘扬典型所具备的主流价值。要充分挖掘宣扬爱国精武典范,大力宣扬能打仗、打胜仗的典型事迹,以其精神的感召力影响带动官兵;要充分反映官兵在坚守平凡中勇于创造非凡,在艰苦环境中始终以苦为乐,在默默铸剑中时刻准备亮剑的朴素情怀,让作品之中蕴涵的革命英雄主义号角激荡官兵尚武情怀,掀起真抓实备、精武强能的练兵热潮;要切实刷新工作思想,读懂官兵期待,用好用活现代手段,把爱军精武标兵书写到文艺作品之中,真正点击官兵奉军营、尚武强能的兴奋点,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系陆军第20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小品《闭嘴》的启示

□李向阳 屈云飞

小品《闭嘴》在中央电视台第九届全国电视小品大赛中一举夺魁,在戏剧小品界引发了热议。透析小品《闭嘴》成功的实践,对现实军事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不断强化作家艺术家的阵地意识、服务意识。作家艺术家只有牢固树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立场,切实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谓。小品《闭嘴》选材于当下基层连队司空见惯的故事,有浓郁的兵情兵趣,受到观众和评委的好评。这启示军队作家艺术家,惟有以火热的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从中共创作主题、人物原型和创作灵感,才能使作品真正接通地气、永葆艺术生命力。不可否认,一部分军队作家艺术家生性浮躁之气,抱怨现实军事题材创作“清规戒律”太多,不愿触碰这一领域,甚或“改弦更张”,以致于荒芜了“责任田”、丢失了“主阵地”。用灵动的笔墨表现鲜活生活,写出生活的“质感”,具有文化观照现实的意义。军队作家艺术家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服务意识,自觉肩负起学习宣传贯彻强军目标的时代重任,努力抒写中国梦、强军梦,我的梦交相共鸣的新华章,充分发挥文艺举旗铸魂、坚定信念的功用,切实做到守土尽责、有守有为。

深度开掘文艺作品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文艺的宗旨在于化人养心。人们之所以愿意走进剧场,就是期望在欣赏文艺作品过程中汲取文化营养、寻求精神慰藉。而那些思想苍白的文艺作品,由于缺乏对生命灵魂的拷问、缺乏对生活

本质的揭露,既不能滋养心灵,也无法激起共鸣,只能博观众一笑。小品《闭嘴》注重对军营生活和军人精神世界的捕捉探究,着力向思想境界和精神内涵深度开掘,通过一位新战士对自己关于自行火炮模拟训练系统模拟战场环境方面的建议不被采纳的追问,以及班长对这个新兵为什么要梦游的反思,在追问与反思间似乎可以聆听到青年官兵对加快战斗生成模式转变的呼声,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回顾我军军事文艺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文艺作品可能被赋予不同的政治信号、教化功能,但始终传承先进军事文艺的精神血脉,坚持文艺为官兵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主线。当下的文艺评判早已不再受“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规约,这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自由、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家艺术家是文艺作品的创造者,其艺术造诣、精神境界的高低决定作品思想内涵的深浅,这要求当代作家艺术家要坚守文化精神,提升审美理念,凭借对当代军营的深刻洞察,突破现实军事题材创作瓶颈,努力为当代军人精神图谱增添新篇章。

以文艺软实力催生战斗力

□薛 君

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角逐,更是精神的较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一论断和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文艺之力体现的不仅是潜移默化、滴水石穿的柔劲,更是风扫残云、摧枯拉朽的刚劲。新形势下,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既要靠发展先进武器装备这个物质因素,也要靠激发官兵强大的精神内核,这也是当前军队文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铸军魂凝神聚气

砺兵砺胆,铸剑铸魂。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军队的命根子,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决定着枪口指向。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对官兵具有教之以礼仪,诲之以忠信的启迪意义,是凝聚军心士气的重要保证和力量源泉,同时也是增强官兵免疫力、抵御不良影响的防火墙、隔离带,必须为党的理论、党的工作鼓与呼,做党的忠实喉舌和忠诚卫士,切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官兵,以高尚的精神塑造官兵,以优秀的作品鼓舞官兵。

思想是文艺作品活的灵魂。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理,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光芒,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引领思想前行的伟大旗帜,更是文艺作品彰显的时代主题。军队文艺工作要把枯燥的理论艺术化,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校正价值取向、坚定政治信仰、永葆政治本色。

理论上的清醒,源于情感上的高度认同。基层官兵大都来自普通家庭,不能用辩证的视角和客观的对比来审视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思想上的困惑疑虑比较多,影响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信心。解决这一思想上的疙瘩,仅靠填鸭式

的空洞说教,效果是有限的。有道是,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文艺工作要通过影视、小品等大讲改革开放成就,展现辉煌业绩鼓舞士气,诠释美好前景凝聚人心,让官兵在寓教于乐中认清休闲中有政治、娱乐中见品位,情趣中显情操,自觉增强对党的信赖,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人之忠也,犹鱼之存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当前,西方敌对势力把文化输出作为渗透破坏的重要途径,频频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千方百计向部队官兵渗透,与我争夺青年、抢夺人心。地里不种庄稼,肯定要长杂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思想舆论引导好,最大限度聚积正能量。文艺工作要敢于对歪说歪议、戏说经典、调侃英雄、媚俗庸俗的东西“亮剑”,带头批驳,以强大的精神磁场吸引官兵,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话经典激发豪情

职责使命是催启动行的无声号角。文艺作品浓缩了军队的历史,演绎了责任担当,是军队活的灵魂。作为新四军的老部队,我们20集团军素以文化著称,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老前辈就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杆子,以部队官兵为原型,参与创作了话剧《东进序曲》,电影《英雄儿女》《柳堡的故事》《南征北战》,京剧《沙家浜》等文艺作品。1939年成立了战地文工团,1945年创办了《前锋报》,编撰的文艺作品成为革命战士勇往直前的底火和指向敌人的尖刀。2009年,集团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根据长津湖战斗真实战例编排的歌舞剧《冰雪雄魂》一亮相,便

感动了无数官兵。许多同志都由衷地说:这个节目触动心灵、感人至深,每次观看都泪流满面,使我们从思想上坚定了建功军营的信心和决心。

每个人都有一种支撑自己前进的力量,灵魂深处都盘旋着一个屹咤风云、铁血柔肠的英雄梦。《士兵突击》《集结号》《亮剑》《目标》等一大批文艺作品之所以受到大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们是诉说军人使命、反映官兵心声的精品力作,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取向。近年来,我们集团军不断从光荣历史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先后创作舞蹈《人桥》、情景剧《一纵队与红色经典》等11部富含传统精神的文艺作品,官兵每次看后,都热血沸腾、群情激昂。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前,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消除了人们的斗志,一些官兵眼中没有敌情,总以为是太平盛世,不愿意艰苦奋战;有的把心思和精力用歪了,热衷于迎来送往,领导不真抓,部队不真练;有的官兵年纪轻轻却暮气沉沉